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八年止一

高祖武皇帝八

大統二年

魏元詡武泰元年元子攸永安元年

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為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初魏北道行臺楊津守定

州城居鮮于修禮杜洛周之間迭來攻圍津蓄薪糧治器械隨機

拒擊賊不能克津潛使人以鐵券說賊黨賊黨有應津者遣津書

曰賊所以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北人宜盡殺之不然必為患

津悉收北人內子城中而不殺眾無不感其仁及葛榮代修禮統

眾使人說津許以爲司徒津斬其使固守三年杜洛周圍之魏不

能救津遣其子遁突圍出詣柔然頭兵可汗求救遁日夜泣請頭

兵遣其從祖吐豆發帥精騎一萬南出前鋒至廣昌賊塞隘口

廣昌

縣自漢以來屬代郡自廣昌東南山南出側馬關至中山上曲陽縣關山險隘實爲深峭石磴逶迤沿塗九曲柔然遂還

乙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執津欲烹之津適見裔對諸賊帥以大

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慚諸賊還相諫止遂捨之瀛州刺史元甯

以城降洛周 乙丑魏潘嬪生女胡太后詐言皇子

爲後胡后丙  
立女張本

寅大赦改元武泰 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恆農行臺

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

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

事見六十六卷漢  
獻帝建安十六年

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

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五代志馮翊郡後魏置華州

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

為明公前驅雅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辟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

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水經註曰虞坂即左傳所謂穀輪在蒲坂東北十餘里東西絕澗於

中縣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輪橋橋之東北有虞原上道東有虞城其城北對長坂二十餘里謂之虞坂戰國策曰昔張儀為秦

車上虞坂遷延不能進正此處也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因緣為將可為

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治謂治所也西逼河澗澗水厓也上平

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

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雅乃使其子

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恆農北渡據石錐壁五代志河東郡虞鄉縣有石錐山於此築錐壁

也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  
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  
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  
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  
逃還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稚克潼關遂入河東會有詔廢鹽池稅  
稚上表以爲鹽池天產之貨密邇京畿唯應實而守之均贍以理  
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莫定擾攘莫定二州時爲葛榮杜洛周及爾常調之絹不  
復可收唯仰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  
之中準絹而書不下三十萬匹乃是移莫定二州鹽於畿甸今若  
廢之事同再失前此宣武帝用甄然之言廢鹽池稅已爲失計今又廢之是爲再失補註詳味上文語意則所謂事  
同再失者謂莫定擾攘常調之絹不可復收是一失也若幸鹽池  
之稅可當莫定二州之絹是移莫定于畿甸之中矣若復蠲其稅

是河北之冀定既失畿甸之冀定  
又失也故曰事同再失誠恐未是臣前仰違嚴旨不先討關賊徑

解河東者非緩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便失鹽池三  
軍乏食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  
鹽官前加典設非與物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國用不足租  
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臣輒符司  
監將尉還帥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蕭寶寅遣其將侯終德擊  
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爲魏軍所敗終德因其勢挫還軍襲寶寅至  
白門寶寅始覺丁丑與終德戰敗攜其妻南陽公主及其少子帥  
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寅爲太傅二月魏  
以長孫稚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尙書僕射西  
道行臺

魏盜李洪攻燒鞏縣以西

鞏縣漢屬河南尹管分屬東陽郡

關口以

東入路澗以南運結諸蠻其勢甚盛魏詔都督李神軌武衛將軍  
寶穆討之穆敗洪於關口南遂平之葛榮雖杜洛周殺之併其  
眾魏詔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恩威不立盜賊  
繼起封疆日蹙魏主詔年浸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恐左右聞之  
於魏主凡魏主所愛信者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爲壅蔽不使魏主  
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呂黎谷士恢有寵於魏主使領左右太后  
屢譖之欲用爲州士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  
密道人能胡語魏主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懸賞  
購賊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并肆汾  
廣恆靈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强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  
尉粲蔡儵先在杜洛周黨中

高歡雖杜洛周見一百五十卷

通六年欲圖洛周不果

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貴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

其憔悴未之奇也實乃爲歡更衣復求見焉因從榮之馬廐廐有

悍馬榮命歡翦之

髦馬而髦落之謂翦

歡不加羈絆而翦之

馬絡首曰羈繫足曰絆

竟

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床下屏左

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畜此竟何用也榮

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

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

成此賀六渾之意也

高歡字賀六渾

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

每參軍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

孤拓跋鬱律第四子

與榮善榮

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內誅

驍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羣盜方熾冀定覆



沒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梟戮

寶寅就擒

補註時蕭寶寅猶未就擒但敗奔耳太后蓋侈言之也

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賈穆

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眾二萬出鎮相州不須出兵

榮復上書以爲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

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爲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

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

下口蓋指飛狐口

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

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

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勒兵

召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閒榮左右榮

聞而恨之魏王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

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爲前鋒行至上黨魏主復以私詔止之儼

紇恐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魏主癸丑魏主暴殂

年十九

甲寅太后

立皇女爲帝大赦旣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

世子釗體自高祖

臨洮王寶暉高祖之孫

立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

加三階乙卯釗卽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

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

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

鐵騎赴袁山陵翦除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

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

子不豫初不召擯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

皇女爲儲兩

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故稱大子爲儲兩

虛行赦宥上欺天下

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際亂綱紀此何異

掩目捕雀塞耳盜鐘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

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侍

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

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榮從弟世隆時爲直閣太后遣詣晉陽慰

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

得預爲之備非計也乃遣之三月癸未葛榮陷魏滄州

魏肅宗熙平二年

年分瀛冀二州置滄州治曉安城鎮浮陽樂陵郡執刺史辟慶之居民死者什八九乙

酉魏葬孝明帝於定陵廟號肅宗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

武宣王有忠勳

彭城王勳諡武宣

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

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光

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爲

顯祖諸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  
榮於上黨胡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  
后所爲莫可致言徐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闕文武宿衛  
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  
太后以爲然以黃門侍郎李神軌爲大都督帥眾拒之別將鄭季  
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儼之從祖  
兄弟也榮至河內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攸夏四月丙申  
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考異曰楊街  
波今從魏書丁酉會榮於河陽將士咸稱萬歲戊戌濟河子攸卽  
帝位以劭爲無上王子正爲始平王以榮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事大將軍尙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鄭先護素與魏主

子攸善聞其卽位與鄭季明開城納之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

守晉杜預建河橋於富平津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魏高祖置北中郎府徙諸從隸府戶竝羽林虎賁領隊防之宋白曰北中城

卽今河陽城卽遁還費穆棄眾先降於榮徐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驍驎

殿御馬十匹驍驎駿馬也故魏以名御馬殿東奔兗州精依羊侃也爲侃鄭儼亦與紇南歸張本

走還鄉里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

官迎車駕己亥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魏主於河橋考異曰御蓋記云十二日

兩朱榮軍于山北河陰之野十三日召百官迎駕至者盡諫之長歷是月戊子朔十二日己亥也今從魏書庚子榮

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

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

洛前無橫陳者正以推奉主上順民心故耳既無戰勝之威羣情

素不厭服今以京師之眾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

大行誅罰吏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內變作矣榮心  
然之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剪終  
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  
倖弄權殺亂四海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  
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魏主循河西至  
涸渚水經註孟津又曰富平津又謂之涸渚杜畿試樓船於孟津  
覆於涸渚即此也按隋朱榮傳說諸在河陰西北三里南北  
長引之西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騎圍之責以  
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  
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  
考異曰北史云榮賊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誘朝士共為  
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  
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反殺王公二千餘人榮備一千二百餘人今從魏紀  
前黃門郎王遵業兄弟居

父喪其母魏主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儒爽涉學時人惜其才而譏其躁有朝士百餘人後至榮復以胡騎圍之令曰有能爲禪文者免死時隴西 李神儒頓叩李諧 太原 溫子昇竝當世辭人皆在圍中恥從是命俯伏不應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爲之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魏主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剌西部高車叱列殺鬼侍魏主側詐言防衛抱魏主入帳餘人卽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魏主於河橋置之幕下魏主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

歸將軍宣勝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

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

考異曰魏兩朱榮傳曰於是獻武王與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

榮曰意欲若是唯常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率長樂以安天下於是范奉世帝北齊書神武

紀云榮將位神武諫恐不聽請籍像卜之籍不成乃止蓋勢左收思北齊史官欲為神武掩此惡故云爾今從周書賀拔岳傳

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勳

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凡四鑄不

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

漢高祖定天下燕仍為國昭帝改為廣陽郡後漢光武併上谷

和帝復為廣陽郡晉為廣陽國魏為燕郡

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

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惟長樂王有天命耳榮亦

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思愧悔曰過誤若是惟當以死

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曰歡雖復愚疎言不思



雖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捨之收其後效榮乃止夜四更復迎魏主還營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爲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汎禮固諫汎姓也

辛丑榮奉魏主入城魏主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

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姓復租役三年

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

下洛中士民草草

詩巷伯曰勞人草草注云草草勞心也箋云草草憂將妄得罪也

人懷異慮或

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

竄什不存一二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

齊壹諸王朝貴橫死者眾臣今粉軀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微申

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爲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王贈三司三

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己下白民贈郡鎮

身無官爵謂之白民籍言白丁也郡

鎮郡守

死者無後聽繼卽授封爵又遣使者循城勞問詔從之於

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無上王之子詔爲彭城王榮猶執遷都之議魏主亦不能違都官尙書元譔爭之以爲不可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事君應知之譔曰天下事當與天下論之奈何以河陰之事而恐元譔譔國之宗室位居常伯生旣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抵譔罪爾朱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譔顏色自若後數日魏主與榮登高見宮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思聞有北遷之意今見皇居之盛熟思元尙書之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譔謚之兄也癸卯以江陽王繼爲太師北海王顥爲太傅光祿大夫李延寔

爲太保賜爵濮陽王并州刺史元天穆爲太尉賜爵上黨王前侍  
中楊椿爲司徒車騎大將軍穆紹爲司空領尚書令進爵頓邱王  
雍州刺史長孫稚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爵馮翊王殿  
中尚書元謐爲尚書右僕射賜爵魏郡王金紫光祿大夫廣陵王  
恭加儀同三司其餘起家暴貴者不可勝數延寔冲之子也以魏  
主舅故得超拜穆紹性方重罕接賓客希造人門嘗爲侍中與元  
順同直順因醉入其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身二十年侍  
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方進用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  
魏主之立爾朱榮遣人徵之紹以爲必死哭辭家廟及往見榮於  
邱山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作大家兒至  
是竟登台座徐紇弟獻伯爲北海太守季彥爲青州長史紇使人

告之皆將家屬逃去與紇俱奔泰山

泰山郡屬兗州所謂東奔兗州也

鄭儼與從

兄滎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為部下所殺丁未詔內外解嚴

魏郢州刺史元願達以義陽請降

改正願達通鑑誤作願達今從梁二書改正

詔郢州

刺史元樹迎之

魏克義陽以梁之司州為郢州梁之郢州治江夏郡

夏侯夔亦白楚城往會

之遂所鎮焉改魏郢州為北司州以夔為刺史兼督司州

梁初義陽屬北司州

置司州於關南今黃州黃陂縣之地既復義陽因以為北司州

夔進攻毛城逼新蔡豫州刺史夏

侯宣國南頓攻陳項魏行臺源子恭拒之

庚戌魏賜爾朱榮子

義羅爵梁郡王

柔然頭兵可汗數入貢於魏魏詔頭兵贊拜不

召上書不稱臣

魏汝南王悅及東道行臺臨淮王彧聞河陰之

亂皆來奔王素聞彧名深相器待見彧於樂遊園因設宴樂彧聞

聲歔歔涕淚交下上為之不樂先是魏人降者皆稱魏官為偽彧

表啟獨稱魏臨淮王上亦體其雅素不之責也魏北海王顥將之  
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縱暴陰爲自安之計盤桓不  
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  
密知顥有異志相帥廢遵復推李神攝州事遣兵迎顥且察其變  
顥聞之帥左右來奔密琛之從父弟也北青州刺史元世儁南荆  
州刺史李志皆舉州來降

魏北青州治東陽去梁境甚遠五代志東海郡梁置南北二青州郡領懷仁縣

又注云梁置南北二青州意者元世儁以懷仁之地來降也志又曰春陵郡後魏置南荆州

五月丁巳朔魏

加爾朱榮北道大行臺以尙書右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光祿勳  
元欣副之巡方黜陟先行後聞欣羽之子也爾朱榮入見魏主  
子攸於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貳心魏主自起止之因  
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魏主欲誅之左右苦

諫乃止卽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魏主立以爲后魏主疑未決

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左傳晉世子圉

質于秦秦伯以女妻之子圉逃歸公子重耳入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嬴氏也圉諡懷公故曰秦嬴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祖瑩本此陛下獨何疑焉魏主遂從之榮意甚悅榮舉止經脫喜馳射

每入朝見更無所爲惟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恆請皇后出觀

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歡叫將相卿

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酣耳熱必自匡坐

唱虜歌日暮罷歸與左右連手蹋地唱回波樂而出此所謂蹋歌也回波樂曲

名性甚嚴暴喜愠無常刀槊弓矢不離於手每有瞋嫌輒行擊射

左右恆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重騎者二人共騎也榮卽令相觸力窮

不能復動遂使傷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晉陽魏主饒之於邨陰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瑞爲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爲之內寅魏主詔孝昌以來凡有冤抑無訴者悉集華林東門當親理之時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千石者賜爵散侯白民輸五百石者賜出身沙門投本州統及郡縣維那維那各管其郡縣之僧爾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唐州刺史崔元珍行臺鄧暉拒守不從乙亥子鵠拔平陽斬元珍及暉元珍挺之從父弟也將軍曹義宗聞魏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魏方多難不能救城中糧盡刺史王羅責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不擐甲冑仰天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

帝所置魏孝文帝太和天若不祐國家令衛中主體禍不爾王無  
必需破賊殪惡三年前後博賊甚眾亦不被傷茲未報以中軍將  
軍段穆都督南征諸軍事將吳救之魏臨淮王或聞魏主于攸  
定位乃以母老求還辭情懇至上惜其入才而難違其意遣僕射  
徐勉私勸或曰昔王陵仕漢姜維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或曰  
死猶願北況於生也六月丁亥遣或還魏以或爲侍中驍騎大將  
軍加儀同三司翼性至孝事父母盡禮自棄梁後遂不進酒肉及  
歸容貌憔悴見者傷之魏員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與  
弟叔曹季式皆輕俠與魏主于攸有舊謝朱榮之向洛也逃奔  
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閒愛慕榮官爵頗破  
州軍魏主值元欣除旨乾等乃降以乾爲給事黃門侍郎兼武衛



將軍放曹爲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爲叛亂不應復居近

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放曹復行抄掠榮誘執之與薛脩義同

拘於晉陽

薛修義爲龍門鎮將附蕭寶寅既降而反側故亦被拘

放曹名昂以字行幼時便

有壯氣長而個儼膽力過人龍眉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翼爲求服

師令加捶撻放曹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

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常謂人曰此兒不滅吾

族當大吾門不直爲州豪也以其昂藏放曹故以名字之 葛榮

軍乏食遣其僕射任襄將兵南掠至沁水

沁水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

魏以元

天穆爲大都督東北道諸軍事帥宗正珍孫等討之前幽州平北

府主薄河間邢杲帥河北流民十餘餘戶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稱

漢王改元天統戊申魏以征東將軍李叔仁爲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帥軍討之幸襄陽王使節曰朕嘗親御六戎將登無代以

天將軍爾朱榮為上軍王天穆為前軍司馬楊椿為右軍司

空穆紹為後軍高澄為屯相州之北秋七月之丑魏加爾朱榮

在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壬子魏光州民劉舉聚眾反於濮陽自

稱皇武大將軍是月万俟醜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破斯國獻

師子於魏也去代事魏也去代事醜奴之敗元

神獻魏榮山太守羊侃以其祖規嘗為宋高祖祭酒從帝常有

南歸之志既而徐訖往依之因勸侃起兵侃從之荏州刺史羊敦

侃之從兄也密知之據州拒侃八月侃引兵襲敦弗克魏兗州刺史

羊敦魏兗州刺史築十餘城守之且遣使來降詔廣晉縣侯泰山羊鵠仁等

將兵應接沈約志鄆陽縣有廣晉縣本吳所置魏以侃為驃騎大

將軍

廣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廣晉

將軍蔡山公亮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不受將軍王弁征魏徐州

郡民續璽珍擁眾萬人攻番郡以應梁

魏平善治彭城領多城南

徐州刺史楊立璽璽珍斬之弁引還

甲辰魏大都督宗正珍孫

璽劉舉於濮陽滅之

魏榮引兵圍鄴取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

刺史天光璽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

騎七千馬皆有副信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璽為盜

日久橫行河北爾朱榮敗璽非敵隨者爾朱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

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

如箕之張也

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

將己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旗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力不如棒勒軍士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眾悉降以賊徒既眾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卽四散數十萬眾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安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時上黨王天穆軍於朝歌之南穆紹楊椿猶未發而葛榮已滅乃皆罷兵初宇文肱從鮮于修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

魏收志定州中山郡唐縣有唐水水經唐水縣源處奴縣西北東流至唐

城西北隅塲而爲湖其子泰在修禮軍中修禮死從葛榮榮敗  
水南入小溝下注蓮水其子泰在修禮軍中修禮死從葛榮榮敗  
歸爾朱榮榮以泰兄弟雄傑懼或異已遂託以他罪殺泰兄洛生  
復欲殺泰泰自理家冤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更加敬待用以爲  
統軍泰之在姪其母王氏夢抱子昇天纔欲至天而止寤以告肱  
肱曰雖不至天貴已極矣及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  
長八尺方額廣額美鬚髮委坐地坐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  
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畏敬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  
財好施專以交結賢士大夫爲事 乙亥魏大赦改元永安辛巳  
以爾朱榮爲大丞相都督河北綏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昌  
樂公文暢竝進爵爲王以楊椿爲太保城陽王徽爲司徒冬十月  
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子攸御閭闔門引見斬於都市 帝以魏北

海王顓爲魏王遣東宮直閣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丙申

魏以太原王世子爾朱菩提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丁酉

以長樂等七郡各萬戶通前十萬戶爲太原王榮國戍戍又加榮

太師皆賞擒葛榮之功也 壬子魏江陽武烈王繼卒 魏使征

虜將軍韓子熙招諭邢杲杲詐降而復反李叔仁擊杲於瀋水

瀋水出瑗邪其縣東北過東武城縣西又北過平昌縣東又北過

高密縣西又北過信于縣東又東北過下密縣故城西又東北過

都昌縣東又東北入於海五代志後魏北海郡勝東縣隋改曰瀋水縣後又改曰下密縣失利而還 魏寶穆

奄至荊州曹義宗軍敗爲魏所擒荊州之閒始解 荊州受國 元

顓製魏銍城而據之 經縣其屬沛郡魏晉屬魏郡宋 魏行強尙

書左僕射于暉等兵數十萬擊羊侃於瑕邱 魏明曰瑕邱春秋時

州治所附 徐紇恐事不濟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紇遂來奔

暉等圍侃十餘重柵中矢盡南軍不進十一月癸亥夜侃潰圍出

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

水經引郡國志曰偏陽有沮水南流於沂而注於沭

謂之沮口春秋諸侯會吳於沮即此

侃尙萬餘人馬二千匹士卒皆寢夜悲歌侃乃

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相隨幸適去留

言或去或留各從其意也於此爲別各

拜辭而去魏復取泰山暉勁之子也

戊寅魏以上黨王天穆爲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襲并州刺史

十二月庚子魏詔于暉

還師討邢杲

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爾朱榮

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爲大都督鎮中山樓畏勝威名不敢南出

魏豫州刺史鄧獻以地來降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九止一

高祖武皇帝九

配中大通元年

是年十月方改元魏元子攸永安二年

春正月甲寅魏于暉所部都

督彭樂帥二千餘騎叛奔韓樓暉引還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甲子魏汝南王元悅求還本國許之然猶未遣也辛巳上祀明

堂二月甲午魏主子攸尊彭城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

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高祖為伯考大司馬兼



錄尚書臨淮王彧表諫以爲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

香街在漢長安

故城內左馬

光武中興春陵立南頓之慶

事見四十三卷建武十九年

元帝之

於光武已疏絕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

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又臣子一例義彰舊典禘祫

失序著議前經高祖德洽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勛格宇宙猶北

而爲臣又二后皆將配饗乃是君臣竝筵嫂叔同室竊謂不可更

部尙書李神儻亦諫不聽彧又請去帝著皇

謂去帝著皇亦引漢悼皇其皇爲據

不聽 詔更定二百四十號將軍爲四十四班

天監七年定將軍爲二十四班是年

有司奏形宿遠將軍班中明威將軍進輕車班中以輕車班中征遠度入甯遠班中又置安遠將軍代貞武直遣代明其戎夷之號亦加附擬選序則依此承用遂以定制轉則進一班則退一班班即階也同班以優劣爲前後有鎮衛驍騎車騎同班四中征征同班八鎮同班入安同班四不四班同班忠武軍同班武臣爪牙龍騎雲麾冠軍同班鎮兵糾師宜授宜惠四將軍東西南北



討邢杲以費穆爲前鋒大都督 夏四月癸未魏遷肅祖及文穆

皇后神主於太廟又追尊彭城王劭爲孝宣皇帝臨淮王彧諫曰

茲事古所未有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弗聽 魏元天穆將擊

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眾皆曰杲眾彊盛宜以爲

先行臺尙書薛琠曰邢杲兵眾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

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魏

朝亦以顥爲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

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鉅城進拔築城遂至梁國

水經註春秋沙陲之地也

顥註以爲即梁國清陵縣北之沙陽亭俗謂之堂城築堂宇相近意卽此地而字訛也 魏將卽大千有眾七

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

登壇燔燎卽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濟陰王暉業卽羽林兵

二萬軍考城

前漢梁國有蒲葦後漢章帝更名考城屬陳留郡晉書宋馬融防郡五代志曰梁孫考城縣後魏曰考城

舊北梁郡隋復爲考城縣屬宋州

慶之攻拔其城擒暉業

考異曰唐書帝紀克考城在辛丑後今置梁市

紀

辛丑魏上黨王天穆及爾朱兆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洛陽

斬之兆榮之從子也

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榮

陽尚書僕射爾朱世隆鎮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鎮嶧以禦北海

王邈乙丑內外戒嚴戊辰顯克梁國顯以陳慶之爲衛將軍徐州

刺史引兵而西楊昱擁眾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顯遣人說

昱使降昱不從元天穆與驍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

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

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眾皆是仇

讎我輩眾纔七千虜眾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

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  
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癸  
酉拔榮陽執楊昱顯實昱曰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  
昱曰分不坐生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痛黃泉乞小弟一命  
使死不朽諸將三百餘人伏顯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  
鐵之費昨榮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眾意顯  
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舉兵下都冀昂為吳郡不降每稱其忠  
節事見一百四十四卷齊和帝中興元年 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  
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刳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  
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  
擊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魏太子攸將出避

顓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  
往顓士眾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親臨  
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顓孤軍必矣或恐勝  
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  
會犄角進討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  
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  
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內臨淮王彧安豐  
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顓丙子顓入洛陽宮改元建武  
大赦以陳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楊椿在洛陽椿弟  
順爲冀州刺史兄子侃爲北中郎將從魏主在河北顓意忌椿而  
以其家世顓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或勸椿出亡椿曰吾内外百

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天命耳顯後軍都督侯肅守唯陽爲後援

魏陽郡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國隨晝夜急攻戊寅肅

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眾四萬攻拔大梁大梁卽陳分遣

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顯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顯將北渡河謂

行臺郢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爲隨我北渡子昇曰主上以

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顯新人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

王王悉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

之天穆善之而不能引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

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

數千之眾自發鉅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一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

顯使黃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

罪於爾朱出卿於桎梏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

物固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脫

或不然在榮為福於卿為禍卿宜三復富貴可休顯既入洛自河

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

樂俱帝室近親今宗祏不移杜預曰宗祏今廟中藏主石室也我欲受赦諸君意

何如在坐莫不失色軍司崔光詔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

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亂臣賊子也豈惟大王家事所宜切齒

下官等皆受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

斬顥使光韶亮之從父弟也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魏孝昌中置襄州領襄城

舞陰南安期城宜義廣州刺史鄭先護魏主置廣州治魯陽領南陽順陽定陵魯陽汝南義

廣義南兖州刺史元暹魏正光中置南兖州治淮城領陳留亦不



受顯命忠同思伯之弟也顯以冀州刺史元孚爲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送其誓於魏主平陽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討顯不克而死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尙書右僕射爾朱世隆爲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鎮鄴城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塞堵如故顯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顯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顯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卽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卽日南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燄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 六月壬午大赦 魏爾朱榮旣南下并肆不安乃以爾朱天光爲并肆

等九州行臺

九州并肆恒明  
雲前顯汾晉也

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

所部皆安己丑賈穆至洛陽顯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

賈穆  
賈穆

朱榮殺王公

事見上卷

顯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內太守元襲據河內爾朱

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王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襲 辛亥

魏惟陰太守胥鴻以湖陽來降

閏月己未南賊簡王續卒

魏

北海王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

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爲之備說顥

曰今遠來至此未服者尙多彼若知吾虛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

之宜啟天子

天子指  
梁武帝

更請精兵并敕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

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眾南

可復爲人用乎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顥乃不

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啟乃表於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惟爾朱榮尙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眾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顓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顓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顓先以慶之爲齊州刺史因固求之顓顓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朝寄謂總朝所寄託也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國計謂爲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并受其責慶之不改復言爾朱榮與顓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顓自據南岸河橋南岸也慶之三

日十一戰殺傷甚眾有夏州義士爲顓守河中渚

水經註曰河中渚上有河平侯

商河之南岸有一障曰落陽北界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效榮  
意此中清即唐時河陽之中澤城也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顯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  
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  
楊侃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乎爲欲  
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  
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輟謀頓廢乎今四方雖顯視公  
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  
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爲梓筏開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  
爲渡勢首尾既遠使顯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  
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眾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  
兵遣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舍之北歸使顯復得完聚徵兵

天下此所謂養蛇成蛇悔無及矣逸書曰爲蛇不摧爲蛇奈何榮以文義觀之益以地爲小蛇

曰楊黃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曰不出十日河

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魏以關喜曲沃二縣置正平郡隋廢郡爲正平縣今絳州治所與其

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戊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

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爲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五代志河南魏時縣又有硤石山唐志郝州硤石縣本縣縣有硤石山襲擊

王延明之眾聞之大潰顯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慶之收步騎

數千結陳東還顯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榮自追陳慶之會滿

高水漲入於鎮水高水漲指也水出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

削須髮爲沙門跣行出汝陰還建康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

縣侯句斷五代志會稽郡魏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昱入

會稽縣舊有永興縣



依別鶴夜半啼聽鐘鳴此何窮屋二十有餘年淹留在京城窺  
明鏡照容色衰悲海思徒揜抑其悲落葉云悲落葉連闌下重疊  
落且飛縱黃去不歸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悲  
落葉落葉何時還凡昔其根本無復一相關當時見者莫不悲之  
慶之自魏遷特重北人朱异怪而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  
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  
也奈何輕之 甲戌魏以上黨王天穆為太宰城陽王徽為大司  
馬兼太尉乙亥魏主子攸宴勞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  
於都亭山宮人三百贈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凡受元顥爵賞  
階復者悉追奪之復除賦改也 秋七月辛巳魏主始入宮以高道穆為  
御史中尉魏主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中尉前  
執赤棒即  
清路者也 道穆令卒擊破其車公主泣訴於魏主魏主曰高中尉  
清直之士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道穆見魏主魏主

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魏主曰朕以愧卿卿何謝也於是魏多細錢乃至風飄水送米斗幾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爲首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二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姦鑄猶眾今錢徒有五銖之名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二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能言但使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金紫光祿大夫楊侃亦奏乞聽民與官並鑄五銖錢使民樂爲而弊自改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 辛卯魏以車騎將軍楊津爲司空津與伯兄播仲兄椿皆有名德播剛毅椿



津謙恭兄弟竝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閒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津爲司空時已年逾六十椿嘗於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閣前承倏安否每旦暮必躬自參問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山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遣使相致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故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人無閒言

初魏以梁益二州境土荒遠更立巴州以統諸獠凡二十餘萬戶

以巴曾嚴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

宋白曰收其諸國地勢高隱爲名後爲隆州

以始

欣族子愷爲鎮將始欣貪暴孝昌初諸獠反圍州城行臺魏子建

撫諭之乃散始欣恐獲罪陰來請降帝遣使以詔書鐵券衣冠等

賜之爲愷所獲以送子建子建奏以隆城鎮爲南梁州

五代志巴西郡舊置

南梁州西魏典畧曰此州舊有隆城故又用愷爲刺史囚始欣於

肅之南隆治古關中城今之關中即其地南鄭魏以唐永爲東益州刺史代子建以梁州刺史傅豎眼爲行

臺子建乏在東益州布以恩信風化大行及代還羣氏慕戀相率

斷道主簿楊僧陁先行曉喻諸羌恐曰我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

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日方得前行於是氏蜀尋反唐永棄

城走東益州遂沒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耿顯皆沒落氏手

尋知其爲子建之客垂涕追衣物還之送出白馬遺愛所被如此

傳豎眼之初至梁州也州人相賀

事見一百四十八卷天監十五年

既而久病不

能親政事其子敬紹奢淫貪暴州人患之嚴始欣重賂敬紹得還

巴州遂舉兵擊嚴愷滅之以巴州來降帝遣將軍蕭玩等援之傅  
故紹見魏室方亂陰有依據南鄭之志使其妻兄唐崑寄於外扇  
誘山民相與圍城欲爲內應圍合而謀泄城中將士共執敬紹以  
白暨眼而殺之暨眼恥患而卒初子建還洛拜衛尉卿屬元顥內  
逼魏主子攸北幸子建謂所親盧義膺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蕭  
衍吾老矣豈能爲陪臣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歷位左光祿  
大夫加驃騎大將軍子建自出爲藩牧重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  
天下多事正身潔己不以財利經懷及歸洛家人衣食常不周贈  
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雜交遊唯與盧道裕盧義僖雅  
相親暱 八月己未魏以太傅李延寔爲司徒甲戌侍中太保楊  
椿致仕臨行誠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卽爲止客給田宅賜奴婢

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

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客必以酒肉飲食

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綠色吾雖不記上谷翁

時事精曾祖珍爲然猶記清河翁時服飾補眞爲清恆見翁著布

衣章帶當約敎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

一斤綵帛百匹用以爲富也又不得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

能遵奉今汝等服乘已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

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

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

又曠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

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

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  
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竝居內職兄  
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於時口勅責諸內官十日  
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腹嫌諸人多有依勅密列者亦有太后高  
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誠曰今忝二聖近臣母子間甚  
難立深慎之又列入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  
未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  
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閒言語終  
不敢輒爾等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微堂豫譙高  
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  
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蒙賜四兄及吾酒汝等脫若

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居侍中尙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山忠貞謹慎口未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我家事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訕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尙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九月癸巳上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

清淨大捨以便省為坊使省在同泰寺上座素牀瓦器乘小車私

人執役甲子升講堂法座為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四部大眾指尼及善男子

善女善人也癸卯羣臣以錢一億萬祈白三寶釋言以佛陀那果為佛寶達摩那果為法寶僧伽那

眾為眾為贖奉皇帝菩薩釋典曰菩薩也薩濟也僧眾默許乙巳百辟

詣寺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唐韻曰宸屋宇也天子所居毛晃三

請乃許上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

淵按五代志後魏置神武郡於桑乾水上領尖山殊類二縣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

或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眾未必能用今

以此眾驍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

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

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

賊眾何爲復資遣之

馬仗馬及兵仗也

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爲奇

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

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

鎮范陽

義平州本治肥如今徙鎮幽州之范陽

先是魏使征東將軍劉靈助兼尙書

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邱因帥流民北還與侯淵共滅

韓樓仍以靈助行幽州事加車騎將軍又爲幽平營安四州行臺

爲劉靈助以營州拔爾朱派本

初范陽盧文偉爲平北府長流參軍見北方將亂

積穀於范陽城中後經荒儉多所賑贍鄉里歸心焉及樓據薊城

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樓相抗防守二年與士卒同勞苦分散

家財拯救貧乏人人感悅至是樓平以功封大夏男除范陽太守

万俟醜奴攻魏東秦州拔之殺刺史高子朗

五代志上郎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爲



北齊州西魏改爲豫州隋大業二年改爲豫州郡後改爲上郡唐改爲鄆州格交縣 冬十月己酉朔上又

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五萬餘人會畢上御金輅還宮御太極殿

大赦改元 魏以前司空蕭寶爲司徒 十一月己卯就德興諸

降於魏營州平 丙午魏以城陽王徽爲太保丹陽王蕭寶爲太

尉雍州刺史長孫稚爲司徒 十二月辛亥兗州刺史張景昌荆

州刺史李靈起雄信將軍蕭進明叛降魏 以陳慶之爲北兗州

刺史 北兗州 富治淮陰 有妖賊僧強自稱天子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眾

至三萬攻陷北徐州 北徐州 治鍾離 慶之討斬之 魏以岐州刺史王

肅行南秦州事肅誘捕州境羣盜悉誅之 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蕭琛卒琛少明悟有縱橫才辯嘗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

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

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輓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牀  
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嫉此賊事  
何也因遷之於廟後嘗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上  
正中上面上動色曰此豈有說邪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  
報以戰栗上笑悅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十年止一

高祖武皇帝十

中大通二年

魏元子使永安三年元魏建明元年

春正月己丑魏益州刺史長孫

壽梁州刺史元儁等遣將擊嚴始欣斬之蕭玩等亦敗死失亡萬

餘人辛丑魏東徐州城民呂文欣等殺刺史元大寶據城反

魏元子使永安三年元魏建明元年魏遣都官尙書平城樊子鵠討之二月甲寅斬文欣

萬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

謂其兄勝曰醜奴勅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曰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榮悅以爾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代郡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侯莫陳氏先隸之別部也居寧州真水世爲渠帥遂以爲氏其後魏代郡武川因家焉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水經注赤水在郿縣北即山海經之熊水也北注於渭蜀賊本蜀人之遷關中者亂相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尙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驛蜀賊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尙少沛出未進榮

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賁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

人益之三月醜奴自將其眾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

李延壽曰

其先魏之別號尉遲氏僕射万俟倅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

考異曰此史作

万俟倅今從周書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

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率部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

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菩薩令省事傳語

省事蓋指岳今之記事

怒曰我與菩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

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為走乃棄步

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

兵擊之賊兵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

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

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

平亭在涇

州夏四月天光在汧渭之間

所水出汧縣西北而入於渭

停車牧馬宣言天時

將熟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胡侯者縱遣之醜奴信

之散眾耕於細川

縣令狐德棻後周書百里細川在岐州北又據元豐九城志涇州靈臺縣有百里錢莊即細川

之曠細川平

於伏食亭當亦相近

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

房三字

其餘千人以下為柵者甚眾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

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

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賊涇州刺史侯幾長齒以城降

幾

騎迫之丁卯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閣代郡侯莫陳崇單騎入賊

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眾皆披靡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眾

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通運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壬申以

吐谷渾王佛輔爲西秦河二州刺史甲戌魏以關中平大赦萬

俟醜奴蕭寶寅至洛陽置閭闔門外都街之中士女聚觀凡三日

丹陽王蕭贊表請寶寅之命吏部尚書李神儔黃門侍郎高道穆

素與寶寅善欲左右之言於魏主子攸曰寶寅叛逆事在前朝會

應詔王道習自外至應詔猶漢之待詔也魏主問道習在外所聞對曰惟聞

李尚書高黃門與蕭寶寅周款周款猶周旋也竝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

且二人謂寶寅叛逆在前朝寶寅爲醜奴太傅豈非陛下時耶賊

臣不期法欲安施魏主乃賜寶寅死於駝牛署後魏官有駝牛都尉署者其寺舍也

五代志太僕寺之屬有駝牛署掌飼駝騾牛有令丞斬醜奴於都市六月丁巳王遣魏

汝南王悅北還便爲魏主戊午魏詔胡氏親屬受爵於朝者皆



黜爲民 庚申以魏降將范遵爲安北將軍司州牧從魏汝南王

悅北還 万俟醜奴既敗自涇陽以西至靈州

後魏滅赫連以赫連果城置萬骨律

鎮至孝昌中改鎮爲靈州杜佑曰萬骨律城今靈武郡富平今迴樂縣唐靈州治迴樂縣地志云萬骨律鎮城在河清之中隨水上

下未嘗陷沒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臺万俟道洛未知醜奴被

擒猶據原州初爾朱天光之西伐以武騎常侍李遠爲鄉導

李遠自原

州齊京師見一百五十卷通六年其兄賢猶在原州遠乃勸天光遣使造賢令密

圖道洛會賊黨万俟阿寶戰敗逃還私告賢曰醜奴已敗王師行

至阿寶以性命相投願君有濟賢因令阿寶僞爲醜奴使紿道洛

曰今已大破羣軍須與公計事令阿寶權守原州公宜速往道洛

信之是日便發旣出而天光追師遂克原州天光見賢曰道洛之

出子之力也賢又帥鄉人出馬千匹以助軍天光大悅以賢爲原

州主簿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

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魏太延二年高平鎮正光五年改曰原州治高平城領

高平長城二郡道洛復乘虛忽至潛與城兵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

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眾西入索屯山山在安定郡涇陽縣西涇水所出師古注曰此山在今靈州東南俗語訛謂之升屯山杜佑曰峰屯山在今原州高平縣據險

自守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晉

黜天光為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為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

道洛敗走入隴隴山也歸略陽賊帥王慶雲晉武帝分天水置略陽郡隋廢為隴城縣屬秦州考異曰魏帝紀作白馬龍洞道洛驍果絕倫慶雲得之甚喜謂

胡王慶雲今從爾朱天光傳水經注水洛水導源隴山西逕水洛亭西南注略陽川九城志水洛城在

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德順軍西南一百里范仲淹曰朝那之西秦亭置百官以道洛為

之東有水洛城衛考水洛魏書北史俱作永洛

置百官以道洛為

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還走拔其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眾渴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早降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其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少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今相爲小退任取澗水飲之賊眾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此即拒馬槍也杜佑曰拒馬槍以木桿二尺長短昏隨事十字鑿孔縱橫安檢長丈餘其端以塞要路後繞城布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卽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眾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阮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

鄯州皆降

三秦秦東秦南秦也河州乞伏之地也魏太武真君六年置抱罕鎮後改爲河州領金城武始謀和臨洮郡渭

州領隴西南安南安陽廣寧郡瓜州卽古敦煌之地鄯州禿髮氏之地漢金城西部都尉所統也帥古曰瓜州卽左傳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

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官爵

瓜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尋加侍中儀同三司以賀拔岳爲涇州刺史侯莫陳悅爲渭州刺

史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南秦州城民謀殺刺史辛顯超顯皆

覺之走歸天光天光遣兵討平之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

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

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爲宇文泰得賀拔岳之眾以創大業於關西張本

八月庚戌上餞魏汝南王悅於德陽堂遣兵送至境上

考異曰悅傳云立爲

魏主歲年更興衍遣其將軍王僧辯送至境上以冀使逼按僧辯傳未嘗送悅蓋王弁耳

万俟道洛餘黨達

符顯圖逼魏原州晝夜攻戰屢破城兵主簿李賢開道赴雍州告

急於爾朱天光卽遣兵相救而令賢先期歸報城中令之堅守時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賢候日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行乃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眾知之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卽散走天光奏以賢爲高平金

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魏主于攸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

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魏主又與吏部尙書李神儁議清治

選部榮請關補曲陽縣令

據榮傳卽上曲陽縣也漢晉屬常山郡後魏屬中山郡屬補者先補授而後關

吏部五代志趙州鼓城縣舊曰曲陽劉昫曰漢上曲陽縣隋神儁改曰恆陽唐元和十五年復曰曲陽趙州之曲陽下曲陽也神儁

以階懸不奏

言階級相去懸絕其人不應補爲縣令

別吏擬人榮大怒卽遣所補者

往奪其任神儁懼而辭位榮使尙書左僕射爾朱世隆攝選榮啟

北人爲河南諸州魏主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諭魏主猶不許  
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  
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遠不用也魏主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  
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罪榮聞之大悲恨  
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爾朱皇后性妬忌屢致忿恚魏  
主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  
本卽自作今亦復決決判也謂天下事有判決也世隆曰正自不爲若本自爲  
之臣今亦封王矣魏主旣外逼於勢內逼皇后恆怏怏不以萬乘  
爲樂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旣定告捷之日乃不  
甚喜謂尙書令臨淮王彧曰卽今天下便是無賊或見魏主色不  
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魏主畏餘人怪之還以他語亂之

曰然撫甯荒餘

荒餘謂兵荒之餘民也

彌成不易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

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

諷朝廷魏主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榮好獵不捨寒暑列圍而

進令士卒必齊意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

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邪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

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

卒擒得之以此爲樂其下其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

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修政養民順時蒐狩

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預曰蒐索擇取

不孕者苗爲苗餘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獮秋

禾也許開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何必盛以驅逐威

傷和氣榮攘袂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莫

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獲卽已頃來受國大恩

未能混一海內何得還言勳業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與兄

戒勒士馬校獵高高令貪汗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

擁生蠻北填六鎮

杜佑曰北荆州今鄆州今鄆縣東荆州後改曰淮  
州今淮安郡荆州今襄陽郡余按榮言出魯陽

則已楚伊陽而南矣五代志春陵郡後魏置南荆州當以此足三  
荆之衆生蠻討諸蠻戶之未附於魏者六鎮叛亂鎮戶荒殘故欲  
填回軍之際掃平汾胡  
隋胡皆居汾州  
界謂之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

蕭衍若降乞萬戶侯

乞與

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

兄奉天子巡四方乃可稱勳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城陽王徽之妃魏主之舅女侍中李彧延寔之子魏主之姊婿也

徽或欲得權寵惡榮爲己害日毀榮於魏主勸魏主除之魏主德

河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侍中楊侃尙書右僕

射元羅亦預其謀

元羅又  
之弟也

會榮請入朝欲視后挽乳

挽與免同師  
古曰免乳謂



產子也唐諺曰徽等勸魏主因其入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  
子母相解日免徽等勸魏主因其入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  
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當有備恐不可圖徽等乃欲殺其黨與發  
兵拒之魏主疑未定而冥謀頗洩洛陽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  
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徧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溫子  
昇以書呈魏主魏主恆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于  
才名劭以字行巒之族弟也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事見  
大通二年魏主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  
必有變臣甯死陛下不能事契胡爾朱氏契胡種也魏主曰朕保天柱無  
異心亦不忘卿忠款爾朱世隆疑魏主欲為變乃為匿名書自榜  
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取以星榮榮自恃  
其彊不以為意手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

長公主亦勸榮不行

榮妻非元氏也以榮功封北鄉長公主

榮不從是月榮將四五

千騎發并州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

魏主卽欲殺之以大宰天穆在并州恐爲後患故隱忍未發并召

天穆有人告榮云魏主欲圖之榮卽具奏魏主曰外人亦言王欲

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魏主從人不過數十又皆

挺身不持兵杖魏主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不可

保耶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恆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

對曰除舊布新之象也

三台中台上星爲諸侯三公大角者天王座也傳曰誓所以除舊布新

榮甚

悅榮至洛陽行臺郎中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

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剎曰今年真可作禪文

河陰之難榮已募朝

士作禪文故

羅剎云然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應

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魏主左右無所忌憚故其事皆上聞  
奚毅又見魏主求閒魏主卽下明光殿與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  
王徽及楊侃李或告以毅語榮小女適魏主兄子陳留王寬榮嘗  
指之曰我終得此婿力微以白魏主曰榮慮陛下終爲己患脫有  
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耳魏主夢手持刀  
自割落十指惡之告徽及楊侃微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亦  
是其類乃吉祥也戊子天穆至洛陽魏主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  
入西林園宴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  
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由是魏主益疑  
之辛卯魏主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  
子昇具道本末魏主曰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

董卓王允事見

六十卷漢獻  
帝初平三年

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不

必死吾甯爲高貴鄉公死不爲常道鄉公生魏主謂殺榮天穆卽

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

爲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畱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

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

爾朱仲遠時鎮徐州天光時鎮關隴

魏主亦以爲然徽曰榮

腰閒常有刀或能復戾傷人臨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

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竝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

上殿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壬辰魏主忌日癸巳榮忌日甲

午榮暫入卽詣陳爾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魏主謀

頗泄世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魏主以爲無能爲曰何恩

恩預謀者皆懼魏主惠之城陽王徽曰以生太子爲辭榮必入朝

因此斃之魏主曰后懷孕始九月可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產者多矣彼必不疑魏主從之戊戌魏主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音皇子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榮帽懷舞盤旋唐李太白詩云脫君帽爲君笑脫帽健舞益夷禮也兼殿內文武傳聲趣之榮遂信之與天穆俱入朝魏主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魏主連索酒飲之魏主令子昇作赦文既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取視而入魏主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等抽刀從東戶入卽起趨御座魏主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菩提及車騎將軍爾朱陽規等三十人從榮入宮亦爲伏兵所殺魏主得

榮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甯人名非其腹心者悉在出限不

使在帝左右魏主曰豎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內外竊譟聲滿洛

陽城百僚入賀魏主登闕闔門下詔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

州刺史崔淵屯兵鎮北中是夜北鄉長公主爾朱世隆帥榮部曲

焚西陽門出屯河陰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榮死奔赴

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

大事必當有備吾輩眾少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怡乃止

及世隆等走勝遂不從考異曰周書及北史云勝復從世隆至河

莊帝大悅魏主甚嘉之待中朱瑞雖爲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閒

魏主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榮素厚金紫光祿大

夫司馬子如榮死子如自宮中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山

城世隆卽欲還北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恟恟惟彊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遣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彊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己亥攻河橋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竒朱天光爲侍中儀同三司以司空楊津爲都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尙書令北道行臺經略河汾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於駝牛營爾朱榮誘拘高敖曹事見

一百五十二 榮死魏主引兒勢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

魏主 昌宋葛榮作亂高翼聚眾河濟間魏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蓋因劉宋先置冀州於河濟間而置東冀州以別河北之冀州也冀乾之魏主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直閣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爲

表裏形援魏主親送之於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

令士卒致死京城倘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教曹

援劍起舞誓以必死冬十月癸卯朔世隆遣爾朱拂律歸

考異曰魏書無

拂律歸不御監記有之按爾朱度律時在世隆所或者拂律歸卽度律也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

下索太原王尸魏主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尙謂之曰太原

王立功不終陰圖豈逆王法無親已正刑書罪止榮身餘皆不問

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隨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

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羣胡皆慟

哭聲振城邑魏主亦爲之愴然遣侍中朱瑞齎鐵券賜世隆世隆

謂瑞曰太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

魏主

本封長樂王今日兩行鐵字何足可信吾爲太原王報讎終無降理瑞



還白魏主魏主卽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卽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洛陽之人不習戰鬪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爲大都督帥眾討世隆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尙書左僕射爲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皆稟蘭根節度爾朱氏兵猶在城下魏主集朝臣博議皆惛惛不知所出邈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寇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眾爲陛下徑斷河橋城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爲善魏主許之乙卯苗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焚河橋河流旣駛倏忽而至爾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渡俄而橋絕溺死者甚眾苗將百許人泊於小濟以待南援天

軍不至爾朱氏就擊之左右皆盡苗赴水死魏主傷惜之贈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河陽侯諡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詔

行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出東道以討

之子恭仍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水經注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章下東南流注于

丹谷晉書地道記曰縣有大行關丹溪其關之東谷塗自此去不復由關矣考異曰御覽記云源子恭楊寬領步騎三萬領河內今

從魏世隆至建州慕容永分上黨置律與郡魏真君元年省和平書五年復置郡永安中罷郡置建州治高都城鎮

高都長平安平恭帝時號五刺史陸希賁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

殺城中人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賁走免詔以前東朔州刺史元

顯恭為晉州刺史魏孝昌中置唐州建義元年改曰晉州治白馬城鎮平陽西河南將北將永安北五城定陽西

平城穀城河西五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魏東徐州刺史廣

牧斛斯椿廣牧縣漢朔方東郡都尉治所也魏省朔方以廣牧縣為新與郡魏收志屬朔州附化郡考補傳指廣牧富昌

人則又似廣牧自爲一郡也斛斯陵復姓

素依附爾朱榮榮死椿懼聞汝南王悅在境

上乃帥部眾棄州歸悅悅授椿侍中大將軍司空封靈邱郡公又

爲大行臺前驅都督

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

晉陽世隆至長子

考異曰魏帝紀云世隆停建興之高都今從世隆傳

兆來會之王申其推

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長廣王曄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

弟子也

補註曄雖諸位通鑑不稱魏主稱魏主者皆子攸也

以兆爲大將軍進爵爲王世隆

爲尙書令賜爵樂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爲太尉

賜爵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爲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爲車

騎大將軍兼尙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

徐州徐州治彭城北徐州治琅邪水安二年置領東秦

山琅邪二郡東徐州治下邳此皆長廣王所除授

爾朱天光之

克平涼也爾朱明達請降旣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岳討之明

達奔東夏

東夏唐之延州

岳聞爾朱榮死不復窮追還涇州以待天光天

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魏王子攸使朱瑞慰諭

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魏主外奔而更立宗室乃頻啟云臣實無

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啟云天光密

有異圖願思勝算以防之

天光設兩端以疑魏朝

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

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

淵本領平州鎮范陽范陽即涿州後漢章帝改焉

淵屯於郡南

爲榮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

敗魏主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意謂榮旣

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世隆等兵四起黨眾日盛徽憂怖不知

所出性多嫉忌不欲人居己前每獨與魏主謀議羣臣有獻策者

徽輒勸魏主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靳惜財貨賞賜率皆薄

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

酉朔魏主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爲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

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爲太尉臨淮王瑛爲司徒丙子進雍州

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僞爲王自此以上至鄭先護官爵皆穆宗所授長廣王彊亦

以天光爲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兗州魏太和中置西兗州於滑臺孝昌中置西兗州於定

陶下云仲遠與賀拔勝戰於滑臺東則是時猶以滑臺爲西兗州也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之

兄子也癸未魏主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爲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

先護兼尙書左僕射爲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

臺以定州刺史薛崇尙兼尙書爲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

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

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

戰闕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唯賈六軍耳因戒

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高歡爲晉州刺史及兆引兵

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獨未平

蜀人創分晉依山而居者

謂之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犄角之

勢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書得吉夢夢與吾先人登高邱邱旁之

地耕之已熟獨餘馬廐

本草蓋實馬廐子也出黃州綱鑑曰馬廐子生河東川谷葉似薊而長厚節義曰馬

龍葉牛馬皆不食爲

得出土葉已硬也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

克騰還報歡謂人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爲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

朱矣

爲歡起兵討爾朱張本

十二月壬寅朔爾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

死都督史件龍開壁請降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

西涉渡

考異曰伽藍記云從雷波涉渡今從魏書兆傳

先是魏主聞兆南下欲自帥諸軍

討之華山王鸞爾朱氏之黨也乃說魏主曰黃河萬仞兆安得渡

魏主亦自以為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遂不出師及兆渡河水

不沒馬腹

爾朱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

還波津令為之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

言知水淺處以草表橋而導焉甲辰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

宿衛乃覺彎弓欲射鸞復約止衛兵使不得鬪待衛遂一時散走

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魏主屢呼之不顧而去

兆騎執魏主鎖於永甯寺樓上寒甚就兆求頭巾

前巾所謂不與

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旱子汙辱嬪御妃

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刺史

李延寔等城陽王徽走至山南

山南伊潁南山之南也

抵前洛陽令寇祖仁

家

考異曰魏書作寇祖按寇氏請原所出皆連祖字或者名淵字祖仁今從御覽記

祖仁一門三刺史皆

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今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旣覺意所夢爲實卽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人密告望風款服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捶之至死爾朱世隆百長子至洛陽兆自以爲己功實世隆曰叔父在朝日久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劔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

爲爾朱兄弟叔姪互相猜疑以致夷滅張本

爾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



戊申長廣王曄大赦初魏主既殺爾朱榮慮其黨爲變詔河西賊

帥紇豆陵步蕃使襲秀容

步蕃居北河之西紇豆陵崩三字姓

及兆入洛步蕃南下

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晉陽以禦之使爾朱世隆及度律

彥伯等詣鎮洛陽甲寅兆遷魏主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閱財資

河梁卽河橋

令騎兵監送魏主高歡聞之帥騎東巡欲邀之不及因與

兆書爲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爾朱天光輕騎入

洛見世隆等卽還雍州初魏主恐北軍不利

北軍謂源子恭鎮丹谷之軍也

南走之計託云征蠻以高道穆爲南道大行臺未及發而兆入洛

道穆託疾去世隆殺之主者請追李苗封贈世隆曰當時眾議更

一二日卽欲縱兵大掠焚燒郭邑賴苗之故京師獲全

補註謂焚燒之戰賊

下之兵受挫世隆遂收兵北遁而京師獲全

天下之善一也不宜復追爾朱榮之死也

世隆等徵兵於秦南太守代人房謨

魏收志魏孝昌中徵秦南郡屬建州其地當在唐澤州北

水界

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洛陽及兆得志其黨建州

刺史是蘭安定

是蘭姓也安定其名

執謨繫州獄郡中蜀人聞之皆叛

此謂蜀人

之居秦南者亦分蜀歸蜀之類也

安定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

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

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

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為其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眾少聞鄴

召募欲自溢口入并州會爾朱兆入洛津乃散眾輕騎還朝世隆

與兄弟密謀慮長廣王彧母衛氏干預朝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

如劫盜者於京巷殺之

直曰街曲曰巷京巷洛京之曲巷也

公私驚愕莫識所由尋

懸榜以千萬錢募賊甲子爾朱兆縊魏主子攸於晉陽三級佛寺

年二十四廢帝隆帝曰武陵皇帝及孝武帝立以廟諱改諡曰孝莊皇帝廟號敬宗并殺陳留王寬是月紇

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

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係無他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

過見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畱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此河蓋步

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

至樂平郡後漢獻帝分太原置樂平郡治沾城東遼州即其地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

步蕃於石鼓山魏收志秀容郡秀容縣有石鼓山其眾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為兄

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葛榮部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

為契胡陵暴契胡爾朱之傳人也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

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

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

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殿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

處分如鷹犬歡自謂也說為遜今日天下事取舍在王而阿鞠泥

敢僭易妄言請殺之賀拔允字北以歡為誠遂以其眾委焉歡以

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魏改六鎮為州葛榮

州鎮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水經註汾水自汾陽縣南

容之南地形志陽曲縣二漢屬太原郡後魏永安中置永安郡陽

曲縣屬焉宋白曰唐忻州秀容定襄二縣皆漢陽曲縣地河千里

一曲縣當其陽故曰陽曲後漢末移陽曲縣於并州太原縣界於

舊陽曲縣置定襄縣又分置九原縣屬新興郡後魏以九原縣為

平寇縣隋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

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而無穀色徒汗

人境內并肆之地請令就食山東并肆黃定瀾相房以太行常山

東歡欲以眾就食山東正欲遠兆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

得以從容收眾心因之以起兵也

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因紹宗趣歡發歡自晉陽出遼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襄垣縣漢屬上黨郡後魏屬鄉郡會漳水暴漲橋壞水經漳水至敬宗建義元年分置襄垣郡自屯出縣東北流還襄垣縣故城南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說自來賜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眾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度水與歡坐幕下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

今爲旁人所構開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  
歡爲誓因畱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趨臂止之曰今殺之  
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  
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驍勇凶悍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復  
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  
兆腹心念賢領降戶家屬別爲營歡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以  
殺其從者改正通鑑原文云歡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殺之是  
謂殺念賢矣按念賢後仕於西魏實疑是念賢未嘗死  
也據北齊書及北史皆云歡取賢佩刀以殺其從者從  
者盡散則所殺者乃賢之從者非殺賢也故改正之從者盡散  
於是士眾感悅益願附從 齊州城民趙洛周聞爾朱兆入洛逐  
刺史丹陽王贍贍以城歸兆贍變形爲沙門逃入長白山五代志  
齊州章  
邱縣舊曰高唐有長白山杜  
佑曰長白山在濰州長山縣

流轉卒於陽平

陽平縣漢屬東郡魏  
晉以來分屬陽平郡

隋唐魏州之莘縣即其地梁人或盜其柩以歸上猶以子禮葬於陵次魏荆

州刺史李琰之韶之族弟也南陽太守趙修延以琰之乃故魏主

子攸之外族子攸之母彭城王勰妃李氏也故云然誣琰之欲奔梁發兵襲州城執

琰之自行州事魏汝南王悅改元更興聞爾朱兆已入洛自知

不及事遂南還斛斯椿復棄悅奔魏為斛斯椿誅爾朱世隆兄弟構間高歡以分魏為東西張

本  
是歲詔以陳慶之為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

州刺史梁置南司州於安陸北司州於義陽慶之引兵圍魏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

起等於漆水魏孝昌四年置潁州於汝陰領汝陰潁陽北陳留潁南陳留蔡陽北通汝南太原等雙郡東恆農新輿等郡水經注漆

水出汝南平輿縣浮石嶺東北青衣山東南逕朗陵縣故城西東

北逕北宜春縣故城北又東北入又破行臺孫騰等於楚城梁置西楚

於汝宋白曰蔡州城南有漆水州於楚城在汝南郡城陽

縣界其地當在唐中州界罷義陽鎮兵停水陸漕運江湘諸州竝

得休息

謂瀕江及洞庭彭蠡間諸州也

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四終